莆陽文獻

莆陽文獻卷之十三

奏議

上真宗乞置東宮師保　陳靖

臣伏見皇太子光踐承華照臨方內洊雷成象正位於青宮五輅和鈴炳儀於清廟惟賓寮之具爾獨師保之闕如且夫師者師法其規模保者保安於德義苟曠厥任未協前經臣是以展轉三思揣摩群籍莫有確論上贊昌朝粤自五帝選賢三王授子雖揖遜之或異在訓導以攸同虞舜之書則曰教胄子姬周之典則曰延中人著于格言莫重尊教雖然服冕裘

陳鹵簿此可以莊禮容於外也至若就道德敦孝恭此可以發知理於內也伏願　陛下隆邦家之本考沿襲之文延揖公台充備師傅體二聖之基緒副三靈之宅心人謀大同知有尊於調護神器光屬亦共貫於守成又惟　陛下頒列藩房夙昭聖範歷試京邑之繁重備嘗稼穡之艱難雖勿用以居潛已重暉而合照故　太宗皇帝英心奮斷大畧制權謂六傅而可虛俾庶務而從簡今皇太子適膺儲位方在妙齡是宜設彼師臣豊其禮數恢七教巳興之德業廣五行俱下之聰明春誦夏弦徧遵行於故事左輔右

弼率求賴於正人臣謹按漢書始元五年六月詔曰
朕以眇身獲保宗廟戰戰慄慄夙興夜寐修古帝王
之事通保傅者是保傅之重不可不備也又伏覩唐
貞觀十七年散騎常侍劉洎以謂皇太子初立宜尊
賢重道以昭聖德遂上書論列亦有憲章然而師傅
之名未聞沿革之制臣學誠寡陋罔測津涯伏乞
陛下選載筆之洪儒俾其檢討召秉鈞之元輔討之
久長庶使左右周備賴旦奭之耆德羽翼漢室躡園
綺之高蹤上符　宗社之靈下副華夷之願臣適當
暮齒尚玷周行請老歸田案禮經而愧晚封章言事

表臣節之有終倘蒙宸鑒俯回離明增耀不獨臣死生幸甚抑亦使兆庶同歡天聖元年上時為兵部員外郎直史館

請增置諫官書　蔡襄

臣伏見　朝廷選用王素余靖歐陽修等增備諫官是三人者皆特立之士昔以直言觸忤權臣擯斥且久今者一日並命人無賢愚舉口相慶皆謂　陛下特發神斷擢任不疑蓋　陛下深憂政教未舉賞罰未明群臣之邪正未分四方之利害未究故增耳目之官以廣言路此　陛下為社稷生靈大計也臣竊思任諫非難惟聽諫之難聽諫非難惟用諫之難如

素靖修等忠誠剛氣著信於人況蒙陛下獎拔之知必能箴闕政獻明謨擿回邪擊權倖思所以報效也然邪人惡之必有禦之之說不過曰某人也好名也好進也彰君過也或進此說正是邪人欲蔽天聰不可不察臣請為陛下陳之一曰好名夫忠臣務盡其忠事有必須切直者則極論之豈好名哉若避好名之毀而無所陳施則土木其人皆可備數何煩陛下選擇如此之至況名者聖人以之勵世俗分善惡豈可廢乎借使為善近名陛下試思今之人遠權利敦潔行以近名者亦有幾人哉二曰好進前古

諫臣之難者遭逢昏世上犯嚴威旁觸勢要鼎鑊居側斧鑕在前死且不辭安得好進乎蓋近來諫官進用太速故世人皆以之謂好進令諫官有盡忠補闕之効　陛下但久任勿遷使其人果忠且義雖死於是官亦無恨矣三曰彰君過凡諫諍之臣蓋以司乎過舉也緩則密疏急則昌言期於必正若人主從而行之適以彰乎從諫之美安得謂之彰過乎然諫官亦有好名好進彰君過者異於此巧者之爲諫臣事之難言者則喑而不言擇其無所忤者言之就令不行不復再議而曰某事我嘗言之矣此可謂之好名

也容容默默無所恥媿踐歷資序以登貴仕此可謂之好進也凡人主之有過諫官最為近密或不盡言人主何從而知且變更乎傳之當世垂之於後終以為過此可謂之彰君過也臣之所論乃忠臣巧者之分顧賜省覽今　陛下出於聖慮自擢諫官必自主之若有陳述於理適當即賜施行無使天下之人謂朝廷有好諫之名而無好諫之實使其言有訐切亦願優假無為姦邪構間致有斥逐使天下之人指朝廷有拒諫之失臣迹遠言近不任兢惶激切之至

臣某冒死再拜謹上

言用韓琦范仲淹書　　前人

臣伏見去月以來　陛下拔任諫官都下翕然稱慶又數月罷夏竦樞密使用韓琦范仲淹作樞密副使制命一出士大夫賀於朝庶人喜於路至有飲酒吽號以為樂者謂　陛下去邪任忠可刻日以觀太平矣臣聞易泰之彖辭曰內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否之彖辭曰內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長君子道消然則君子進則天下泰小人進則天下否陛下退一邪臣進一賢人而舉國歡忻者豈一邪一賢獨能關天下利害乎蓋以一邪退則其類退一賢

進則其類進衆邪並退衆賢並進而天下不太平者無有也雖然臣切憂之頃年莊獻明肅太后初棄六宮 陛下親臨庶政一日出令邪臣沮氣天下觀聽洒然快意期於一變以臻大治自後數年方內無事左右之臣易於襲常而恬於苟安 陛下憂勤之心日亦少懈已而西羌背違舉兵寇邊遣將興師曩戰屢衂饋運賦斂百姓困窮北虜乘勢窺我強弱遣使求地京師震駭幸而增賂以得暫安四海嗷嗷日憂一日以將來之患當如何也然猶指忠賢之士而屬望焉幸而進用庶其叶力而大有為以解焦勞之急

陛下奮發剛斷博采物論援拔而任之人人歡欣而臣獨竊憂者誠恐進用之後或有讒間或狥舊例使之不盡所長而去則天下必有遺材之恨所損不細矣當今天下之病臣請譬諸病者其安時調護適宜固不病矣病在皮膚醫者能早去之病且安矣此二者皆已不及而病在支體若得良醫可速愈也天下之病勢如是於可醫之時 陛下又選任良醫倘信任不疑聽其施設非徒愈病又致民於壽若於此時使良醫不得盡其術則天下之病愈深雖有和扁之妙難責速効矣願 陛下思祖宗社稷之重矜四海

生民之困憤西北二虜之耻法乾剛夬決之道拔賢材收衆策不憚改作之以成大功天下幸甚幸甚某昧死再拜謹上

上哲宗乞寢罷編排元祐臣寮章疏指揮

陳次升 見本傳

臣近奏乞宣諭大臣遵守敕牓其餘一切不問之語未見施行今聞差官編排元祐間臣僚章疏仍厚賞以告藏匿採之輿議實有未安須至再瀆天聽臣嘗覩漢光武誅王郎收文書得吏人與郎交關毀謗數千章光武不審會諸將軍燒之曰令反側子自安後

世書之以為美談恭惟　陛下即政之初揭牓許其自新是亦光武安反側之意今又張官置局吹毛求疵考人一言之失致於有過之地是前之詔令乃所以誤天下也後之敕牓又所以誑天下也命令如此何以示信於人乎昔成王與叔虞戲削桐葉為珪以與叔虞曰以此封若史佚請擇日立叔虞王曰吾與之戲矣史佚曰　天子無戲言於是封叔虞於唐夫成王非輕其爵命也以王言惟行弗惟反爾初令御史臺牓示朝堂進奏院遍牒天下惟患人之不知非特戲言而已戲言尚踐而行之豈有明指牓示曉諭

臣庶可交之乎伏望聖慈念光武安反側之言思成王遂削桐之封所有編排章疏指揮乞行寢罷紹聖三年正月詔禮部員外郎徐君平詳定元豐八年至元祐九年四月群臣密章疏及陳請事編類申繳進密院依申次年上是時為殿中侍御史

論瑶華之獄不當付閹宦之手　前人

臣伏覩詔書以皇后孟氏旁惑邪言陰挾媚道追從究驗證左甚明而　陛下斷以大義不牽私恩奉承兩宮慈訓廢皇后孟氏為華陽教主降詔以告中外命下之日士庶惶惑謂后無可廢之罪而　陛下廢之咸相與為之咨嗟彈指良可嘆也蓋以所治之獄不經有司雖聞追驗證左而事迹秘密朝臣徧不預

聞士庶惶惑固無足怪臣竊謂后之廢立事體至重非若臣下一言一青廢之逐之不足深恤自古獄訟皆付外庭未有宮禁自治高下付閹宦之手　陛下特見案牘之具耳安知情罪之虛實萬一寃濫為天下後世譏笑臣欲乞　陛下親選在廷侍從或臺諫官公正無所阿附之人專置制院別行推勘庶得實情如后之罪在所不容雖廢之人自無言今事不經有司獄成閹宦此天下人心不能無疑也伏望聖慈特降睿旨施行　紹聖三年九月上時為殿中侍御史

上徽宗封事　方軫　見本傳

大觀元年月日　太廟齋郎方軫奏伏惟司空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魏國公蔡京睥睨社稷內懷不道效王莽自立為司空效曹操自立爲魏公視祖宗神靈爲無物玩　陛下如嬰兒持紹述之說為自謀之計上以不孝刼持人主下以謗訕恐嚇天下威震主上禍移生靈大臣保家族不敢議小臣護寸祿不敢言顛倒紀綱恣意妄作自古姦臣未有京之甚爰自崇寧以來交通閹寺結托宮禁蠧國用則如糞土輕名器以市私內而執政侍從外而帥臣監司無非京之門人親戚政事不合於天心法令徒結於民怨

若設九鼎鑄大鐵置二衛與三舍建樂府又於國門外祭天地於兩郊如此之類非徒無益京有所為必待兩說以刼人主一曰此三代之法也一曰此熙豐之遺意未及行也天下事無常是亦無常非可則因否則革惟其當之為貴京不學無術妄以三代之說欺陛下豈不為有識者所笑神考十九年典章文物粲然大備豈有未及施行之事豈京不得馳騁於當年今又誣罔在天之神靈每有奏請盡乞作御筆指揮行出語士大夫曰此上意也明日或降指揮更不施行則又語人曰京實啓之也善則稱己過則歸

君必欲　陛下歛天下怨豈　宗社之福乎元豐三年廢殿廨宇二千四百六十間造尚書省分六曹設二十四司以總天下機務落成之日　車駕親幸命有司立法諸門窓牆壁輒增脩改易者徒二年京惡白虎不利宰相盡命毀拆收入禁中是欲移害　陛下乎是謂之紹述乎括地數千里屯兵數十萬建置四輔郡遣親信門人為輔州總管又以宋喬年為京畿轉運使密諷兖州父老詣闕下請　車駕登封意在為東京留守萬一乘輿一動投間竊發呼吸群助不知　宗廟社稷何所依倚　陛下將措聖躬於何

地乎臣嘗中夜思之不覺涕泗橫流也近聞京議建
立方田法欲擾安業百姓借使行之豈不召亂乎又
況數年間行鹽鈔法未旬浹又報鈔法變矣鈔為故
紙鹽為棄物家財蕩盡赴水自縊客死異鄉孤兒寡
婦號泣籲天者不知其幾千萬人皆歸怨於　陛下
所幸者祖宗不馳一騎以得天下仁厚之澤涵濡生
靈幾二百年矣四方赤子不忍生事萬一有壟上之
耕夫等死之亭長嘯聚亡命於一方天下響應　陛
下何以支吾之乎內外臣僚皆京親戚門人將誰為
陛下使乎京秉此時談笑可得　陛下之天下也元

符末年　陛下嗣服之初忠義之士明目張膽思見
天下太平投匭以陳已見者無日無之京欲鉗天下
之口塞天下之耳目分為邪等賊害忠良天下之士
以忠義為諱方且全身遠害之不暇何暇救　陛下
之失乎奈何　陛下以京為忠以忠義之士為謗訕
詆誣或黥配遠方或除名編管或不齒仕籍以言得
罪者萬人矣誰復肯為　陛下諫哉蔡攸若爾一
頑童耳　京遣攸日與　陛下從遊嬉戲必無堯舜
文武之道啓沃　陛下惟以花栽怪石籠禽檻獸舟
車不絶道路今日所獻者則曰臣攸上進明日所獻

者則又曰臣攸上進是欲　陛下愚而不知天下之
理亂也久虛諫院不差人自除門人為御史京有反
狀　陛下何從而知臣以是知京必反也臣與京皆
壺山人也古讖云水遶壺公山此時方好看京諷部
使者鑿渠以遶山孛星見西方日蝕正陽之月天意
所以啓　陛下聰明可謂極矣　陛下畧不省悟止
於肆恩赦開寺觀避正殿减常膳擧常儀以荅天戒
而已然而國賊尚全未聞梟首以謝天下此則臣民
共憤祖宗含怒在天之日久矣　陛下勿罪雞鳴于
昴穀生于朝不害高宗大戊之德九年水七年旱不

害堯湯之聖今日禍發不測人情危懼　陛下留神聽覽念藝祖創業之難思履霜堅冰之戒今日冰已堅矣非獨履霜之漸類　陛下早晝之後悔何及臣批肝爲紙瀝血書辭忘萬死叩天閽爲　陛下力言者無他所重者祖宗之廟社所惜者天下之生靈而自忘其迫切　陛下殺之可也赦之可也臣一死生不繫輕重類　陛下上體天戒下顧人言安可愛一國賊而忘社稷生靈之重乎

上皇帝書　　鄭樵

正月十一日興化軍草萊臣鄭樵昧死百拜獻書于

皇帝陛下臣本山林之人入山之初結茅之日其心
苦矣其志遠矣欲讀古今之書欲通百家之學欲討
六藝之文而爲羽翼如此一生則無遺恨忽忽三十
年不與人間流通事所以古今之書稍經耳目百家
之學粗識門庭惟著述之功百不償一不圖晚景復
見太平松筠之節不改歲寒而葵藿之心難忘日下
恭惟　皇帝陛下誠格天地孝通神明以天縱之聖
以日新之德君臣合道一言而致中興自帝業以來
未之聞也臣切見兵火之餘文物無幾　陛下留心
聖學篤志斯文擢用儒臣典司東觀於是内外之藏

始有條理百代之典燦然可觀臣伏覩秘書省歲歲求書之勤臣雖身在草萊亦欲及茲時效尺寸顧臣究心於此殆有年矣今天下圖書若有若無臣雖不一一見之而皆知其名數所在獨恨無力抄致姑能紀記之耳謹捜盡東南遺書古今圖譜又盡上代之鼎彝與四海之銘碣遺編闕簡各有彝倫天篆梵書亦為釐正於是提數百卷自作之書徒步二千里來趨闕下款以纖塵而裨嵩華以涓流而益滄海也念臣困窮之極而寸陰未嘗虛度風晨雪夜執筆不休厨無烟火而頌歎不絶積日積月一簣不虧十年為

經旨之學以其所得者作書考辯訛作詩傳作詩辯妄作春秋傳作春秋考作諸經序畧作刊謬正俗跋三年為禮樂之學以其所得者作諡法作運祀議作鄉飲禮作鄉飲駁議作系聲樂府三年為文字之學以其所得者作象類書作字始連環作續汗簡作石鼓文考作梵書論作分除之類五六年為天文地理之學為蟲魚草木之學為方書之學以天文地理之所得者作春秋地名作百川源委圖作春秋列國圖作分野記作大象略以蟲魚草木之所得者作爾雅註志作詩名物志作本草成書作本草外類以方書

之所得者作鶴頂方作食鑑作採治錄作畏惡錄八九年為討論之學為圖譜之學為亡書之學以討論之所得者作群書會紀作校讎備論作書目正訛以圖籍之所得者作圖書志作圖譜有無記作氏族源以亡書之所得者作求書闕記作求書外記作集古系時錄作集古系地錄此皆已成之書也其未成之書在禮樂則有器服圖在文字則有字書有音讀之書在天文地里則有天文志有郡縣遷革志在蟲魚草木則有動植志在圖譜則有動植氏族志在亡書則有亡書備載二三年間可以就緒如辭章之文論

說之集雖多不得而與焉奈秋先蒲柳景逼桑榆兄弟淪亡子姓亦殤惟餘老身形影相吊若一旦倏先朝露則此書與此身併塡溝壑不惟有負於平生亦有負於聖時謹繕寫十八部百四十卷恭詣撿院投進其餘卷帙稍多恐煩聖覽萬一臣之書有可採望賜睿旨許臣料理餘書續當上進儻臣遭遇文明之世豈無奮發之情使臣得展盡底蘊然後鵬歸蕙帳狐正首丘庶幾履 陛下之地食 陛下之粟不辜為 陛下之一民也仰冒天威伏惟聖慈特賜睿覽臣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不宜臣樵昧

死百拜

繳奏沈瀛除知梧州詞頭　　林光朝

三月二十一日三省同奉聖旨沈瀛差知梧州替張積缺臣竊見沈瀛昨為樞密院編修官而無立惟知干進為王質所搖動王質唱之沈瀛從而和之此亦公論之所不容前日沈瀛無故復來見者切齒謂如此等人幸而得祠祿閉門自訟豈應便求進今若與之州郡何以示勸懲沈瀛得郡則王質之輕儇佼險且將攀緣而至矣臣恐公論自此不立爲害甚大欲乞睿斷將沈瀛差知梧州指揮特賜寢罷以為浮躁

不知耻者之戒所有録黄臣未敢書行

繳奏謝廓然賜出身除殿中侍御史詞頭

前人

臣昨蒙　陛下記録孤遠召臣於嶺外遭遇臨雍貢縁從㝷臣之佹冐亦已太過當此晩節非有好名十進之疑事或可言雖死何憾臣竊聞王安石欲以李定為監察御史𥚃行宋敏求知制誥不敢具草今月二十六日送到録黄一道謝廓然可賜出身除殿中侍御史此在公論有所未安臣職當書行若畏禍恐耻不得已書之他日　陛下必然有所悔則臣為欺

君者臣之殘年尚在人數中豈應貧此名此臣所以不避誅斥而略陳大槩臣備數詞掖凡再行謝廓然詞未嘗不備述上意以謝廓然為能吏　陛下賜以太常之第命以御史之官是科目太常之名器太輕非所以開張正塗誘來讜論也前日嘗欲以李太正為六察官未幾復寢豈謂科目出於至公不以輕予人也謝廓然之所長者可以治財賦理獄訟至於耳目之司紀綱之地則有所不可六部寺監所係者一職惟御史府所係者國體天下以為可畏者諫官御史也非御史可畏可畏公議也安得如范純仁呂大防

者除書之下公議自定苟或人人皆可為御史則公議不立公議不立則天下亦何所畏哉是國體輕重在於此不可不早定也中書號令所自出令出惟行弗惟反今此一件臣若書行不知中書所當繳者為何事然 天子擇言事之官而臣以本職有所可否則為犯雷霆之威無復生全臣已闔門待罪所有錄黃臣未敢書施行

端平三年七月分第一劄 以御殿熱進　方大琮

臣至愚極陋起至遠方三十年間八書吏考錐田廬之日最久而畎畝之忠不忘大化與新誤叨收擢退

然衆後惟有靖共屬者內出手書俾司言責力小任
重曉夕驚憂　陛下何取於臣而拔之散冗耶抑以
其草野少戇或能盡言無隱耶然未信而諫交淺言
深雖蘇軾猶以為疑若夫系行巽入以涵養為大體
陰諷密諭以歲月為深功此乎世事也臣自立朝以
來每見群臣論議始則言成敗中則言安危至于去
歲夏五之後景象頓異則以存亡言矣今也亡之一
字慣熟於上下之口然後知天下有將亡之形不知
古今有不可亡之理理者何綱常是也綱常者天地
所以付宗子祖宗所以遺後人臣民所以戴君上爽

彼所以畏服中國者也微失之則敗重失之則危終失而不悔則亡商迹當世之故極北小夷越數萬里于我王畧覺我境土此天地之大變也以臣觀之蜀口之敗雖饑也而終蕩於潰兵之擾襄州之失非饑也而實壞於叛兵之變州縣之兵則皷其守將京畿之兵則疾其長上以至遐方赤子皆喃喃然有作亂之念其為綱常淪斁不既多乎　陛下豈須其至此哉出御經筵俱形于色朝問群臣憂見于言六字之詔未嘗不欲飭巳十二條之戒未嘗不欲救吏減斛面停稅畝未嘗不欲寬民優廪給戒掊尅未嘗不欲

恤軍且心者綱常之所自出　陛下之用心若此而危形急證相尋不已臣廢食忘寢思所以消弭運遏亂原而不得其說　陛下隱之於心其猶有不安者乎恭惟本朝立國度越古昔

太祖皇帝之授受不以私其子而感趙普金匱與弟之一誓　高宗皇帝之選立不以私其近屬而悟婁寅亮立昌陵後之一言一祖一宗為我宋肇興再造之主皆自其不私天下一念者基之臣在田野側聞寧宗皇帝嘉定選擇之時追記先朝眷念魏邸之意故　陛下之立必自魏來寧考此心其與後世猜防

多忌者異矣用能縣三十載無疆之休以啓佑我
陛下者亦此一念也是以　陛下踐祚之初朝享原
廟而鄰人大悅則人與之也始見圜丘而月星明概
則天與之也疇敢貪天之功以自為巳力哉彼故王
之退守藩服變出不測雲川之事深可痛也臣嘗記
真德秀之奏曰前有避匿之跡後與討捕之謀又記
洪谷夔之疏曰雲川之變非濟邸之本心濟邸之死
非　陛下之本心魏了翁直前之疏徐清叟火災之
疏皆可謂得其情矣胡夢昱一疏尤為惻怛貫穿百
代之興亡指陳天人之感應讀之令人流涕當是時

也天地祖宗猶有以察　陛下之有所制黃壤沉冤
猶有以亮　陛下之不得已亦既十載天鑒老妖端
平陂緘感福自出非耶究雪枉之時乎臣恭覩元年
六月御筆有曰脅狂陷逆又曰復爵眡塋而立嗣一
事則曰關繫家國難以輕議又恭覩二年七月御筆
有曰衛王功茂深欲保持其家又曰札付宅之兄弟
自今臣僚毋復攟摭一則牢關固拒如待深仇何其
重於繼同氣之後一則丁寧覆護如拊愛子何其厚
於保疑尊之家合二筆而觀有人心者宜何如执故
王之跡非若秦邸而秦邸子孫至今蕃盛此　太宗

皇帝保全之力今也西派荒阡麥飯無主孀嫠孤寄仰望緇流獨不以 太宗之待秦邸者待之乎賊滛之罪浮於姦檜而檜死之日諸子勒令致仕此 高宗皇帝果決之斷今也宅之碩童班索錫第趨玷名郡敢抗公評獨不以 高宗之處檜者處之乎 陛下勵精之始如逐二凶人戮二贓吏召諸賢求直言以至禁戢苞苴止過干請每一札出萬目聳觀四方傳誦交讚聖明獨此二節識者無不憮然失色相者無不黯然吞聲德於其非所當德怨於其非所當怨一念之私綱常倒植大原既失他美莫贖驕卒安得

不狂悖兇很安得不跳擲叛將安得不飛颺豈皆無

秉彝之心蓋有以召之矣　陛下必以遠為功則臣

請有以辯之昔漢大臣議立文帝之時特曰齊王母

家戾惡代王母家長者以善人則大臣安史所載本

說如此大臣之意不過謀身豈料得一文帝遂為三

代以後不可及之主哉　陛下天賦粹美不下文帝

遠之自謀亦猶漢臣既見聖質高邁乃復時進妖麗

欲以昏其明而益其權所賴韜藏靜定不墮機穽遂

有今日之懿若遠者豈容生免繫獄之辱而死反冒

極美之謚乎　陛下必以故王為疑則臣又有以釋

之昔漢淮南之驕僭非復有愛兄之道文帝哭甚哀以盎解而止及聞斗粟尺布之謠則還地封子不遺餘恩豈終膠於盎之說哉　陛下天性友愛與文帝同故王之罪與淮南異小臣剽聞謂故王嘗從陛下會朝待班同榻共食情愛備至使無遠先入之言寧不惓念疇昔之好若故王者豈其生有友睦之義而死不忘經紀之恩乎臣愛助孤忠惟終始以漢文帝望　陛下也恫自更化之後凡逐臣羈士見抑於權姦者無枉不白獨天倫大冤不能自明一婦茹屈枯旱三年匹夫非辜飛霜六月而況先帝之子　陛

下之兄乎臣聞德秀垂殁語其家以不能申前言為
大恨又見呑燮僅對臣言曰上意未回則天意亦未
回今二臣已矣獨夢昱所謂冤不散則禍不消自今
觀之其言皆驗昱寃亂海濱弟兄暴骨今雖官其一子
未足償一門之痛是不惟故王之冤未散而昱之諭
亦未明也然則解釋　陛下之疑啓寤　陛下之聽
此非舊學大臣之責乎此非耆老大臣之責乎此非
二三執政之責乎此非講筵從容啓沃之責乎此非
侍從論思獻納之責乎此非諫臣繩愆糾謬之責乎
群臣泛議一語及此搖手吐舌指為深諱見於以齊

人敬王也然而臣知　陛下有可回之機者何也小臣奏疏間及此事　陛下雖微詰之亦不罪之草茅對策間發此語　陛下雖稍抑之亦不棄之是機也苟有以開導而疏滌之則油然之一念固在也臣愚欲望　陛下豁然開悟出於真誠特下明詔敷釋本心正權臣之罪洗故王之冤則端平德刑之大旨明矣是必發暴奸伏絀絕貪功抑孽種而薛守待放竄札而裁寵數賈充之謚別議里克之惡始彰是必改營高煉亟謀紹承幸侂儷之猶存庶猜爽之有托若歎之鬼不餒新城之巫求消則天心之悔禍有期人

此之亂有日特在　陛下一念間耳或曰四郊壘未服議也不知腹心不治何以望膚革之安或曰皇嗣未衍未遑議也不知麟趾不歌何以致螽斯之盛事固有甚難百物翔涌而楮日輕則曰吾力不能救疆胡孖食而兵日困則曰吾身不能玩此不過一號令轉移之易而　陛下猶難之且事與天合與祖宗合與先帝合與天下之心合無復他慮之有若易者猶難臣恐難者愈難矣宋文帝何如主猶能還三代之家正徐傅之戮而况九京之下所望於英明之主哉通天地間一氣耳今也戾氣流行在天則為妖

星在地則為洚水在　朝廷則為二相不咸在邉方則為諸閫不協去歲叛兵之變自南而北殆遍天下去夏殿族之閧市井晝開相恐以走此無非戾氣之流注激射也臣曩讀清吏火灾疏曰若有所驚而言問其故瀕異昔鄭人驚伯有之厲子産以為鬼無歸之故或者類是臣又近聞宅宇以其父三十年聚𢙣之華室一旦捨之為僧廬採其事尤異昔王安石捐居第于鍾山而記者以為覩雱囚之故殆亦類是事雖涉怪理有或然遠之家不足恤而關於　宗社者甚重若一念之歛横於胷中而不化則一氣之戾以爵

於兩閒而不消誠能宣明洞達此歎不留將見精神感召此戾自弭不然運化推移無往不復到恐譚讌其裂難收瑤筆之位終蹊蔡京之後終錮而光景迫促已無救於黏幹長驅之禍矣吁可畏哉臣素拙且賤始進瞽言遽觸雷霆罪在不赦然漢武帝有言高廣神靈使汝教我或者祖宗列聖之神寧考在天之靈將以啓聖心而開治運歟先儒嘗謂夷狄為中國患由中國先無三綱故臣以綱常為弭亂之本又謂一念覺處便是天理故臣以一念為綱常之本然則宗社存亡夷狄向背之機人以去留之會在陛下

今日之一念覺則高廣神靈之賜否則小臣積誠不至請伏妄言之誅惟陛下財幸

八月分第一劄　　前人

臣頃者冒進愚戇輕犯雷霆敢謂聖度如天猶獲瞻威咫尺竊子見父且喜且悲所謂大綱大本之說臣申言之則近於激不言則流於欺不激不欺以覲陛下之心焉請以今日經帷誦說之書而推明帝王正心之大法以合其說若稍緩矣然雖緩而亦切也心一大關紐也書曰無怠無荒此待夷狄法也惟難惟危此畏小民法也甘嗜峻雕未或不亡此警省一

身法也天下皆樂而一人獨憂天下皆泰而一人獨危以一人之憂危所以保天下之泰且樂也若昔明良護持此法重關累鍵植立甚嚴自管仲始破其僞鑰謂穀邑酒肉不足害霸賈誼微寬其縄束謂為治而之鐘鼓之樂不如勿為詎之言猶婉而仰之說直謂把握於外者有定力則安意肆志於内者為無損是以厥公負其強力而溺内嬖惑刁牙以啓國中之爭文帝安於所性而罷露臺止騎乘以成宫庶之效至唐太宗以雄心伯氣孩撫一世外而鞭笞剪伐無不如意内而縱情長慾肆其所為哆然恚其臣曰是

欲使國家不役一人不收一租宮人無髮乃稱其意善乎魏證之諫曰憂人之言不絕於口樂身之事實切於心深中帝病帝亦歛容謝焉合三君而觀文帝恭儉量已甚明二君外操內縱自謂奇策卒不免貽後嗣患况於外無把握之力而內為安意肆志之事可乎帝王治法止一塗轍持心身者乃所以持天下也今天下未易持也如支老屋補壁而籬仆如駕漏舟棹首而尾濡鳩工烝楫合力扶救猶惕然有壓溺之虞而為主人者出有懼色入無戒心反使工慵楫惰得以有辭於其主臣固不敢以魏證之語窺 陛

下而其迹則有不能掩人之疑者何也三遜功賞有頻年未下者而後宮新封數十之宜雖不一夕取辦未遲也五閫將佐循有待激勸者而肺腑近親雙節之命雖不同日並拜未害也襄蜀流移糠粃不飫而進獻豈群貂之所宜爭媚哉江北居民千里清野而木妖豈內庭之所宜時有哉　陛下憂勤之念未孚四方而佚樂之聲頗傳道路而或者循曰事有不可爲未免興退飲醇酒之歎此前世中主事也聖明豈有是哉然而消疑釋謗柳豈無說布衣帛冠豈足興衛而文公之志自此立薪䕺膳食豈足疆越而勾踐

之志自此堅　陛下倘以襄失為恥則其志必在復
襄以蜀敗為懼則其志必在保蜀以荆樓淮危為憂
則其志必在守固疆場以民愁兵怨為慮則其志必
在護養根本用志不分樂事自息書不云惟疾敬德
緩則不及事矣無皇耽樂雖欲為而無其暇矣是故
惡音酒必真如建隆經宿之悔斥寵嬖必真如慶曆
女口之遣減省嬪御止如雍熙三百之數檢制奄寺
當如景德過分之戒節縮浮費則韓琦宮掖之議可
行也停罷力役則歐陽修土木之疏可復也非惟消
釋天下之疑亦足以助成　陛下大有為之志矣予

者善繼人之志也以先皇帝賜杯之奉澣衣之御此不過禁庭間事耳而幽閨深谷民到于今稱之當慶泰禧定以來天下非少事也所以銷一時之變結數十年之人心敬仁勤儉之一念耳帝王大法祖宗家法森乎三尺之不可越也憂者樂之對危者安之反嗜樂而喜安人之情也臣乃欲奪其所樂而遺之以憂禁其所安而投之以危豈情也哉盖有凛乎朽索之危而後有平成之安有若涉淵水之憂而後有垂拱之樂豈惟天下安樂之而一人之至安真樂孰大焉不然則欲安而危迫之則反失其安欲樂而憂乘

之則又不得其樂明者可以計利害於此矣今也當
把握之機而有縱放之形當憂危之會而為逸樂之
事所以使　陛下負此疑謗於天下必有分任其責
者理亂安危自君心出格其非者大臣也救其源者
諫臣也若夫阿意曲從務為容悅今日曰誠如聖諭
明日曰非臣等所及固恩戀寵此大臣之恥也嬰鱗
自疑更進他說前疏則格不下後疏則又訖了學淺
膽怯臣實有罪焉先民有言宰相得行其道諫官得
行其言必引君於當道必納君於無過使天下不得
以竊議吾君則道與言俱行也否則言之不行非行

道者之責乎故臣於　陛下與二三大臣皆有望焉

取進止

嘉定乙亥應詔封事　　陳宓

臣聞天人之道本無二致人事乖剌則天變頻仍去秋日食晝晦太白經天考之載籍咎必有在　陛下憂形玉色慮軫淵衷而群臣不能將順至意顧委之天數歸之分野使求言弭災之典因循不舉乃入春以來時雨不降孟夏過半種未入土遐方遠徼或以潦告而京畿輔郡乃獨亢旱天意震怒蓋亦可見

陛下日夕焦勞疏食拜跪並走群祀精神懇切蠲租

已責赦過宥罪凡可以感人心回天意者畢舉無遺而旬月以來驕陽彌甚求言之詔於是始下聖訓諄懇凡在臣子孰不隕越況臣世受國恩忝綴班末其敢以卑賤為解而默默無言乎臣竊惟天以實不以文而天意未回人心莫喻臣嘗出位而思意者內而宮闈儀刑猶有未至乎外而 朝廷權柄抑有所分乎大而政令刑賞尚有舛逆乎疎賤之臣得之傳聞宮中宴飲或至無節非時賜予為數浩穰一人蔬食而嬪御不廢於擊鮮邊事方殷而橋積反資於妄用倖門寖啓請謁盛行祖宗在天之靈豈能無怨閭閻

下僅之賤亦至有言夫天之於人主猶父母之於子也子方見怒於父母而為其妻孥者亦宜憂懼惕息若曰一人當憂勞而後宮無與焉臣恐上天之怒未易遽已而災異有不可回矣昔成湯六事之禱拳拳於女謁之盛所繫非輕臣所謂宮闈倖刑有所未至者此也　陛下即位以來二十餘年政事一付之中書然而天下之大事機之繫有非宰相獨力之所能辨必求寮掾以分其勞而委任之間易流偏黨何者大權所在孰不奔趨自非至公寧能無蔽臣聞之衆庶咸謂比年以來所用之人非親則故姻婭之外賄

誠三同大而執政必擇易制之人爲臺諫必用謹默之士部司樞屬機政所繫無非親暱之私逢迎之黨交相納結提援要途爵賞視其苞苴黜陟由其毀譽奸貪之吏苟能媚竈則無不得志廉正之士不能由徑則動輒招尤大臣唯其言是從而不知爲其所誤人心胥怨同然一辭昔卜式謂天旱乃弘羊所致殆幾類此臣所謂　朝廷權柄有所分者此也政令之行凡上之所喜皆下之所惡如鹽鈔之變易幣之科提安邊所之創立回執已見動失人心敗軍之將彌宜斁嚴肅鄙之夫久尹京兆監司郡守爭事苛刻

內外總戎公肆掊斂厚貳有何勞績輕施爵賞縣令不俟滿秩遽陞遷宿將有城守之功乃以小過而貶逐三衛無汗馬之勞或託公勤而超擢游士謗議罪狀未白遽寘重刑儒官調選旣遣吏辱復加譴斥賞罰失平若此豈不有以傷和氣乎昔淳化中旱蝗寇準以為祖吉王淮同罪異罰刑政偏頗之所致信不可誣臣所謂政令刑賞或有舛逆若此也臣前所陳皆當今時政闕遺之大者欲望 陛下交敕內外一正紀綱亟反其失以為後圖如此而猶不雨臣請伏面謾之罪干犯天威罪當萬死

申請延平書院敕額劄　　前人

竊謂事有關於斯文之統紀風化之本原者守臣之所當上聞也惟道統之傳遠自羲黃迄于孔孟秦漢以來不絕如綫至皇朝之盛始有濂溪周惇頤明道程顥伊川程頤相繼挺出而孔孟之統以續二程傳之楊時楊時傳之羅從彥羅從彥傳之李侗李侗傳之朱文公熹而其學益盛楊時自崇觀以來歷事三朝居法從入諫省侍經筵嘉言善行學者師之朱熹蚤蒙孝宗簡知光宗屢加擢用遭遇聖明初政嘗以大學入侍親蒙顧問俞旨琅然至於發明正學辨析

群疑著爲成書其有功於斯文也尢備曰從彥曰侗
則固窮守道肥遯山林雖顯晦殊迹而道統賴以有
傳其揆一也爰諏譜諜揚時羅從彥實本郡將樂人
李侗劍浦人朱熹雖居鄰郡亦生於本郡尤溪之寓
舍伏自漢唐以來幾二千年而未有與道統之傳者
今以十大之州不數十年之內出而宗主斯文者有
四豈惟一邦之創見實皇朝之盛美也至今文獻典
刑猶有存者士大夫過其境慨嘆興慕而祠像弗立
誠爲闕典況其山川秀傑人物英毅自陳忠肅公瓘
而下名人輩出使有以風厲而作新之必有相繼而

興起者矣某忝竊郡符職在宣化惟是到任以來寄
於荒政今稍寧息始得地於州城之南創延平書院
一所援白鹿洞比建立禮殿旁祀楊時師生遺像以
慰往來士君子之思分立四齋以聚生員薄給廩給以
以待讀書修身不屑課試之士某先以俸錢兩月為
之經始繼節浮費以落成之少見尊崇道統之意於
聖朝風化或有小補載惟白鹿嵩陽睢陽嶽麓所謂
四書院者皆蒙祖宗崇尚襃表予之官書賜之扁榜
矧此師儒之鄉道統所係又非四書院之比而隱默
不聞某則有罪謹昧死條上除已具錄奏聞外欲望

朝廷特賜敕奏乞勅賜延平書院四字爲額如或可
行乞下禮部如議施行

覆謚議　　劉弼正 附見劉鳳傳

議曰謚古也複謚非古也謚法曰謚生於行者也苟
當於其行一字足矣奚衍哉故侍講朱公沒於爵未
得謚上以公道德可謚下有司議所以謚謹獻議曰
六經聖人載道之文也孔氏沒于思孟軻更述其道
言以持斯世文幸未墜漢末諸儒采掇以資文墨鄭
司農王輔嗣輩又老死訓詁謂聖人之心真在句讀
而已隋唐間河汾講學已不涉聖賢閫奥韓愈氏復

出特其文近道爾蓋孔氏之道賴子思孟軻而明子
思孟軻之死明者復晦由漢而下闕如也及本朝而
又明濂溪橫渠剖其幽二程子宿其光程氏之徒嘘
其焰至公聖道粲然矣公之學以誠持中敬持外其
於書捨六籍則諸子曲說不得干其思其於道不敢
深索也恐入乎幽不敢過求也恐汨其統讀書初貫
穿百氏終也縮以聖人之格言自近而入微由博而
歸約原心於秒忽析理於錙銖采衆說之精而遺其
粗集諸儒之粹而去其駁嗚呼醇矣哉孟氏以來不
多有也公中科第猶少也薄游徑隱門門游巴 朝

廷每以好官召公莫能屈不得已而出惟恐去之不早自官簿書考者九而閒居者四十餘年山林之日長問學之功深也平居與其徒磨切講貫皆道德性命之言忠敬孝愛之事由公學者必行已莊與人信居則安貧而樂道仕則尊君而憂民重名節而愛出處合於古而背於時若此者真公之學也嗚呼師友道喪人各自是公力扶聖緒本末宏闊而弄筆墨小技者以爲迂癯於山澤與世無競而汩沒朝市者以爲矯自童至耄動以禮法而跅弛於繩墨者姍以爲誕世嘗以是病孔孟矣公何恨焉初太常議以文忠

謚公按公在朝之日淺正主庇民之學鬱而不施而著書立言之功大暢于後合文與忠謚公似矣而非也有功於斯文而謂之文簡矣而實也本朝歐蘇不得謚文而得者乃楊大年王介甫介甫經學非醇也其事業亦有可恨楊公正復文士爾文乎文乎豈是之謂乎世多評韓愈為文而非也原道諸篇之死不得其傳斯言也程子與之公晚為韓文立考異一書豈其心亦有合歟請以韓子之謚謚公謹議

陳情復姓　　陳彥回 見本傳

聖朝洪武三年開闢學校選臣俊秀充邑庠弟子員

四年舉臣父秀才赴京選授保德州牧七年調除應
州牧九年以累左遷廣西博白令十一年為事釋放
十六年起取降授浙江歸安丞當年被事與刑任所
家小沒為奴婢原籍舉父抄提十七年二月到京轉
發雲南臨安充軍祖父七秀母塗氏男善需沿途病
故勲遺臣祖母郭氏年七十至蜀欽遇三月二十七
日大赦釋放問貧病相仍進退狼俱母孫對泣死在
旦夕幸見同里人黃積良任合州定遠縣知縣憫臣
窮途孤苦收養為家人遂改黃禮姓名二十八年本
官為事又問充軍例不釋放竊負祖母轉依鄉親南

充縣丞于中和十一月閬中教諭嚴德政舉臣保寧府學訓導三十年二月給由到吏部考功貢舉中式隨朝觀政四月二十三日
太祖高皇帝御右順門陞授臣湖廣平江縣正三十一年七月爲喪禮進香慰到京蒙吏部先爲欽保官員事戶科給事楊惟中舉臣文學廉能湖廣按察司經歷白師道舉臣爲政勤謹岳州府知府徐友和照磨張賢舉臣清廉材能愛民巴陵知縣王質並容知縣居中保臣公平廉幹爲政勤謹杭州臨安縣學教諭李益古新城縣學教諭張浩同保臣清廉直幹臨

湘縣學教諭王應京崇臣廉能才幹而平江民人充
吏部令史羅係前軍都督府掾史劉昇户部廣西清
吏司典吏嚴必成以臣撫民有方具奏保留八月初
三日東角門引見陞除徽州府知府　元年正月
朝賀以考覈稱職欽賜下程酒肉米賞鈔三十錠本
年十月祖毋郭氏任所病故臣丁憂閒休歙縣等
縣民汪理仇成等百有餘人赴京及本府保臣清正
恤民奏告舉留雖小民不知孝治通喪之義然臣不
負任使為國愛民之微效亦槩可見臣任所去家三
千餘里水陸險阻無家可歸買地營葬安厝已畢廬

墓卒哭間因見思念前項情罪祖毋在日恐貽憂累
不敢自明今蒙　皇帝陛下沛恩海涵春育皆係革
前凡天下囚奴皆已疏放軍伍材能皆已擢用奈臣
版籍未復父祖未能收葬弟妹等奴配未曾給聚豈
夜號慟肝腸摧裂淚盡繼之以血恐遂隕絶無自表
白終為天地間一罪人無以見祖宗於地下乃自奮
曰顧天扣地無益何如自投君父之前除兵狀赴通
政司首實外干冒天威待罪闕下伏望聖慈垂察矜
而憫之復臣姓名版籍給臣弟妹俾得收葬父祖奉
承宗祀實　陛下再造天地之恩死生感佩非啣環

結草所能上報　陛下倘録臣已試之微勤仍通名仕籍臣誓自服闋之後至於有生之日隨所任使皆臣致身報國之秋也雖於傅說仲淹勲業之隆不敢妄擬然犬馬區區報効之誠得於天性者似亦有同馬如置臣行伍亦當効其智力所及抱關擊柝以圖報稱一或退臣田里猶能教率鄉族子弟讀書為善沐浴膏澤歌咏聖化惟　陛下裁擇之

薦舉　　彭韶

竊聞名德之賢成就甚難儲之　朝廷關係實重是以古昔聖帝明王咨詢搜求閭閻遺逸小或致之六

或起之動則賴以成顯著之事功靜則因以係士心之向慕欽望風采蔚為國華大學所謂惟善以為寶是也切見廣州府新會縣依親監生陳獻章心術正大識見高明涵養有素德性堅定立志願學於古人榮辱不足以介意誠高世之儒也往者成化五年應試春闈偶失甲第給假回還杜門養志沉潛聖賢之書實窺體要洞達事物之理有見精微才雖未試行則可徵今年五十餘矣讀書踐履愈覺純熟孝義著聞人皆感動臣等自度才德不及獻章遠甚猶且叨食厚祿顯於醇儒反不見用非惟臣等之心誠切不

安亦恐國家不及收用坐失惟善之實也伏見天順

年間

英宗皇帝聞撫州民人吳與弼文行高古特加禮聘

屢以宮僚奈緣老病辭不供職是以未見作用之效

令獻章年力盛強大非與弼之比伏乞聖明以禮徵

召量處以在京儒官職事則必有以補助聖德風動

士類矣

陳言政治終始　　前人

伏聞邇者星變既發於歲暮又形於正旦此天心仁

愛之至欲　陛下善始善終而示於不言之表者也

蓋歲暮者天道之終正旦者歲事之始天象兩見於此豈無意哉昔唐太宗時魏徵獻言有言 陛下志業比貞觀之初漸不克終者十事太宗嘉納至今稱為盛事臣愚妄謂今日之治不在他求惟守成化之初足矣茲於歲首廣開言路禁止奢僭斥逐異端杜絕傳奉次第施行所謂漸不克終者非有如唐太宗之多然臣子之愛心無已所望於聖明者不止於前數事也伏惟 陛下嗣位之初廢立中宮特詔天下正家之禮嚴矣數年以來開諸鎮守內臣貢獻土物於皇妃位下或加中宮之上又聽陞其家幾與先帝

時后家相等此　陛下正家之禮有未終者也悠悠
萬事惟此為大天意所以不豫人心所以湮鬱殆為
於此臣伏見　陛下至聖至明若俯念四海為家之
義少納臣子家衆之言以時裁正俾彝倫攸叙則陰
陽不調災害不弭未之有也成化之初内侍近臣進
用稀簡防微之意葢有在矣至於近年日有增益聞
令大小名數將以萬計求之於古未見其比利源兵
柄多付其手違禁犯科少有加罪所求能得所請輙
從此　陛下慮防之意未終者也夫貴近之臣人所
畏憚久預外事便成重輕臣伏見　陛下臨御歲久

洞察事機宜及此時斟酌裁省俾內外事務各還職守立為定制以傳於後實萬世無疆之休不然異日故事已定偏重之勢遂成雖欲更張不可得也成化之初天下貢獻悉皆禁止儉約之德著矣至後數年鎮守公差諸人爭求珍異以充進貢海內臣庶實有憂心茲者又詔鎮守內外等官貢獻方物悉照天順三年以前例行不許因而科害軍民竊惟天順年間當無事之時令遇災荒乃警戒之日古人遇有天災皆欲減膳徹樂豈宜轉令貢獻此 陛下持儉之德有未終者也先儒謂好貨之心乃天理之所有人情

不能無然公劉好貨與百姓同之故國富而民足今
前項官員不過剥取軍民之財以充貢奉之名豈有
出自已物哉而乃水陸搬運勞人畜夫廢損公家恩
被私室誠無益也伏望　陛下畏天是圖將此貢獻
盡行罷免則天下幸甚成化之初保傅六卿未嘗輕
授用人之慎至矣至於近年邊方多事內部流移而
公卿輔臣無故而加保傅寺監衙門多以高官兼掌
及其致仕恩澤又月與之米歲給之力無非所以禮
大臣也然以是施於忠賢勞烈使人有所感奮若彼
馬行之則人孰不思阿順從欲以圖日後之恩寵哉

此　陛下用人之道有未終者也自古平治天下責在大臣苟大臣自任既輕百司從而觀望後進一律世事將何賴耶伏望　陛下慎重任使必忠賢而後優禮有勞烈而後加官不惟其官惟其人則群賢幸甚書曰終始惟一時乃日新又曰德日新萬邦惟懷此真　陛下大聖人事也臣螻蟻微命殞越妄言不勝戰懼之至

應詔陳言　　前人

邇者節該欽奉勅諭自冬迄今亢旱踰時爾等宜痛加修省革其背公循私之弊警其因循怠惰之習固

其廉靜不渝之節凡軍民利病時政得失有可以興
革者仍條奏來聞欽此欽遵臣等除痛加脩省外謹
以四事昧死上陳伏惟　陛下留神裁處庶幾少俾
聖治之萬一近該本部為造意欺君誹為不軌交通
朋黨妄報宗枝[illegible]侵違法等事覆奏欽差太監等官
韋寧等會本事情至今半月有餘未奉勑旨及他奏
請間有旬日方纔得旨者臣等竊聞自古聖明之君
當無虞之日周慮天下無時敢忘大小幾務隨與裁
決豈好勞而惡逸哉誠以制治乎未亂保邦乎未危
也今海內雖稱承平然山東河南災荒相仍陝西貴

州亦有邊報正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之時若優游少斷不惟事見停滯亦恐志生驕惰群臣左右安於故常不敢有所論列矣四方傳聞甚非細故此時政之得失一也又該本部先為人命事節問犯人王朋苗通高永係內使內官犯該毆死妹夫等項絞罪俱各累訴寃枉荷蒙聖慈饒死發充淨軍訖臣等切聞自古帝王不能去刑而為治故有罪犯雖貴近必刑所以彰天討之至公也況於人命所係甚大若毆人不死復何所畏今各犯俱已發落事在既往無別施行但乞後來勿輕縱爾合無今後內臣若有毆死

外人犯該重罪者果被誣陷結勘明白方可辯理如情眞罪當發朧詐虛仍令監候聽決庶得法度均平人心悅服此時政得失二也伏望 陛下畏天勤政守法圖治事至物來隨卽予奪宮中外廷視為一體推廣他類無不皆然何患時政之不善哉本部又先為人命事問得犯人謝原招稱弘治五年十月內管領隊軍何三等往昌國公墳上做工何三脫逃累原替納工錢不還將何三腳踢身死犯該鬬毆殺人絞罪奏蒙發落訖臣等看得世情艱難財重命輕殺人犯法時常有之固非為此一事但聞道路傳言今倚

已故皇親昌國公張巒墳塋比諸往年勲戚之家相
去懸絶凡百制度務為宏壯差遣武職大臣領軍萬
數輪流用工計年不足恐非人臣之所敢當也計昌
國公之在地下豈能自安是則雖曰愛之非所以美
之矣上工官軍畏怕撻楚不得已出錢顧人中間貧
乏者隨到隨逃而管工官員既少復討前後展轉不
得休息豈能無怨讟者哉此軍民之利病一也本部
又為違法科派等事問得犯人朱華米志招係東安
等縣知縣各違例將長陵等陵之户雜泛差役不與
優免被神宫監官奏拿問罪發落訖臣等看得順天

府所屬州縣人民有限差使無窮里甲正役紛紛應
當新添差徭費為浩瀚門等丁多殷實之家往往投
充陵廟墳戶及号六校尉人匠各色身役以避民差
致將見在人戶重疊加役富者累貧貧者逃竄村里
蕭條人無生意何日可以息肩哉語曰不患寡而患
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合無將墳陵等戶定與優免
幾丁餘者仍發州縣相兼見在人戶均當差使彼此
之人各得其所此軍民之利病二也伏望　陛下眷
天恤民思前慮後將昌國公墳墓減去工程如式修
造俾得早完仍勅該部將陵戶等優免事例酌量定

奪以便遵守推此及彼由近及遠何患軍民之不安哉臣等不勝拳拳之至伏乞聖明裁處

弭災保治疏　陳音

臣聞災異者天心仁愛人君使之兢業恐懼以興邦者也雖堯湯之聖不能免焉自古君天下者不患於有災而患於不能弭災宣王憂旱周道勃興文帝憫災漢治日昌今兩暘愆期灾異疊見臣願　陛下修所當為任所當用則天變可消盛治可保臣伏讀宣宗章皇帝勅諭有曰翰林處思論之地必仁義是陳故謹竭愚衷上塵睿覽伏望寬斧鉞之誅采芻莛

之論則天下後世不勝幸甚今將所言事件開坐謹
具奏聞一曰養君德臣聞養德之要莫先於講學講
學之功莫要於好問大舜之聖猶好問好察成湯之
聖仲虺猶告之曰好問則裕今 陛下雖日御經筵
以勤聖學然勢分尊嚴上下情隔上雖有所疑而未
嘗問下欲有所陳而不得盡臣願 陛下退朝之隙
早膳之後擇一二儒臣有學行者日引對便殿或從
容賜坐或旁立咫尺搜求經典有疑輙問務使聖心
渙然如天開日皎則以之正心以之齊家以之正百
官正萬民而億萬年太平之業具於此矣二曰進人

才臣聞人才難得自古爲然國家養士百年于玆求其可用者亦不多得而一二可用者又未嘗用之是可爲長歎也姑舉臣所知者如致仕吏部尚書李秉侃侃公忠忘身徇國雖小過不能無而大節則可許如養病翰林院修撰羅倫編修張元禎皆抱經濟之學辭不得施故托疾引退以免素餐之耻如新會縣舉人陳獻章所學醇正所養充大臣類　陛下起李秉復爲吏部尚書起羅倫張元禎復爲侍從徵陳獻章寄之臺諫則賢才得用而治效日臻矣三曰開言路臣聞明目達聰虞治以熙從諫弗咈殷其[illegible][illegible]今

朝廷雖置言官多緘口不言者以昔言者有擯斥之辱也臣願取回判官王徽等評事裘懋等復其舊職以彰 陛下天地之量仍勑自今臺諫凡政事得失生民利病一切直言無隱言雖狂背不加之罪則求言以誠事無壅蔽而邦家永太平之祚矣四曰闢異端臣聞異端者正道之反害道之大者也當今號佛子法王者無寸善可述稱真人者無一長可取名位僭踰賞與濫溢臣願 陛下降其位號杜其恩賞仍詔自今有請修造寺觀者悉置諸法永為定制則妖妄可絕正道復明而民興行矣

扶植國本

林俊

臣惟君人之德莫大於聽納臣子之罪莫加於欺罔今年以來災異迭興兩京地震陵寢搖動日月繼食野熊入城鑒戒之昭莫此為甚而醜虜陸梁犯我北鄙邊堠騷擾戍卒咨怨誠不可不為之處也臣愚謂此尚手足之疾耳陝西山西河南連年饑荒陝西尤甚人民流徙別郡及荊襄等處日數萬計甚者闔縣無人可者十去七八倉廩磬懸拯救無法樹皮草根食取已竭餓殍塡路惡氣薰天道路聞之莫不流涕而巡撫巡按三司等官內食彼土既知荒歉自合先

期聞奏伏候聖裁頃乃愁不加意勢至于此尚循前
彷徘徊等事款夜畏民訌謹而不恤根本重地而不
言夫物極則變草澤之中禍深難測是誠腹心危急
之疾治之當如救焚拯溺不可少緩者也乃者太學
士萬安等具言將生員人等納米是固救荒之一策
然此等欲事輕齎則彼地空乏之買米無從欲他方轉
運則困於刼掠道里難進臣恐緩不及事為今之計
宜下寬恤之詔重欺罔之罪以收人心即選才力大
臣併科道部屬廉能等官分齎內帑之財星馳前往
臨清等處聽其地里近便有運到官粮或鄰封積蓄

官為建車裝運無程以行隨在賑濟則未死之餘民猶或可及然臣又有說焉孟軻有言死我所惡所惡有甚於死者故患有所不避也臣說一行則可洩天地神人之憤快聖祖神宗之心彰　陛下為聖明聽納之主奠　宗社萬億年無疆之休萬一忤旨禍止臣一身耳臣何惜一身之禍不為　陛下陳之臣聞脩養之說怪誕無徵佛氏之教幻妄無取故其事不見於堯舜禹湯之世其誣每見於唐宋儒先之論史冊所稽不可泯也謹按僧繼曉本一憸險小人市井無賴曩者猥指邪術欺誑楚府及至事敗挨拿卻乃

黨身逃罪不圖自新益加縱誕潛住京師多方貨緣誑衆熒惑愚蒙興思五尺兒童切齒唾罵敢復肆無忌悍惑亂聖聰發內庫銀數十萬兩蓋大鎮國永昌寺臣細思之　陛下聰明齊聖斷不為此是必緇髡小人倡為誕說謂此寺一建則聖壽益綿國祚益昌民命益永邊境益寧而以此諂　陛下耳曾不知以有用之財供無益之費國計且日削矣以　陛下超三邁五之資猶唐憲梁武之轍聖德且日損矣下人師師爭先事佛聖政且日壞矣居民重遷工役不息人怨且日興矣縱如髡說之言先王之政斷不為此

況萬無是理願有大害者乎臣謂不斬継曉異日之
禍未可言也然継之者梁芳也梁芳傾邪陰很引用
邪佞排斥忠良觀之者驟得美官觸之者動遭廢逐
欺罔如趙高奢侈似石崇數年之間假以進貢爲游
爲名盜祖宗百餘年之府藏殆盡家貲山積尚貂不
足多所在風擾汪直莫能過乃復薦進継曉陰求蓋
寺靈耗內帑飛語外人謂其極惡不肯爲是彼　陛
下爾四通齊只得屈從是從天下議已欲　陛下衆
極誇耳夫臣善則稱君過則歸己今梁芳欲文己奸
而以過歸　陛下即此一事已不容於誅矣臣所謂

粉梁芳之身不足償其罪之萬一耳臣德不足信職非言官熟知自默可以固位顧乃不自揣量與此二權奸抗可否是猶蝸觸山蛾赴火已不可言智矣然臣惟牛司耕犬司守走獸之微亦以勞而食也臣食於 陛下且七年矣近以年勞復蒙增秩感愧無地中夜以思涕泪交流謂人主深居九重利害豈能悉知而祖宗在天之靈亦望臣等以言進於 陛下也今內而大臣次而百官以及閭井之徒亦皆痛心飢民之死欲食梁芳繼曉之肉卒之不敢以此言進於陛下者所惜者官所畏者死耳使臣不復言則 陛

下終不瘏祖宗在天謂臣等何如人天下後世謂臣等何如人秉筆史官必譏笑臣等恐將及
陛下矣惟
陛下留神聽覽熟計而必行之則祖宗之光社稷之福臣民萬世之幸如臣言非是甘受顯戮以昭欺罔臣不勝激切

慶幸討賊永綏國祚　前人

臣在得漢軍中聞賊臣劉瑾謀逆事覺
陛下特正典刑以大洩天地祖宗臣民之憤為我明萬萬年至計臣驚喜慶幸祖宗在天之靈
陛下嗣大歷服之光其有是盛舉矣初賊瑾無故駕羽黨之說以代戒

天臣挫殺言官陵蔑同類推剥羅織天下之人民臣謂此奸臣弄權之故智然由古無是甚也比開榮王之國修行宮致 陛下外寢臣撫心出涕謂此賊必反無疑故事太子未舉舉未立立未長親王一位不之國仁宗高宗未有子聽司馬光婁寅亮諸臣之言求宗室之賢養之宮中所以杜亂源為國家深計夫庶民忠奴猶慮主人之孤立況 陛下為華夷民物之主賊瑾容置之孤立耶即榮王已之國賊瑾當循司馬光婁寅亮故事輔 陛下如仁宗如高宗擇宗室一二位十餘歲之賢養之別宮在國家謂之杜

亂在時俗謂之益子俟皇太子誕生生而立立而長遣之歸國未晚也　孝宗時陛下為皇太子已長尚未遣榮王之國今皇太子未生賊瑾容徑遣榮王之國耶其陰謀逆計謂必致人主孫立孫立則易圖意聞亦寒心況賊瑾舉此等事耶自古君門九重所以嚴人君之衛非觀美也庶民之家高垣重戶夫婦夜同寢處以防寇偷我　太祖夜起竊聽四外無人敢方就安寢著之祖訓非過慮也夫物貴者誨盜況天位至貴者耶人間腹心惟夫婦最為可恃帝王之家容庶民之家比耶　陛下所恃腹心僅三宮豈能離

深宮就外寢寄命他人措身於孫危之地者哉其陰謀逆計謂必置人主淺便淺便則易圖暗閉亦寒心況賊瑾舉此等事耶臣驚憂勃欝終夜不得睡起草一疏為急除大逆以禦大亂事既與御史陳茂烈私議無一人可托齋進無一人可托寫本相對飲泣及起四川稍續所聞令教諭范府謄淨臣自分必死家分必滅無疑惟念川民久罹賊禍方歷哀憂擬俟平賊隨上此奏又不知其私造御寶御袍宮牌牙牌火藥軍器反形逆跡若是其狂悖也天幸假手張永先發其奸 陛下神武英斷立決此獄為國家大幸然

深思之為危亦至矣固不得不自寒心預防而早辯
也昔叔沙衛殿國楊思勗平亂春秋綱目書之謂功
出閹寺國為無人今賊瑾謀逆國勢如千鈞垂一髮
舉朝文武無一人言之猶幸內臣一永也幸一永傷
文武之無人也傷文武之無人亦以見　陛下信文
武之臣之不如永也信文武之臣之如永容不有早
發其姦致板蕩土崩若是之危迫邪此春秋綱目之
深意也臣僻遠不如永請討瑾之後曾請　陛下如
仁宗如高宗擇宗室一二位十餘歲之賢養之別宮
曾請　陛下撤行宮回內宮倚三宮為腹心夜同寢

寔使禍患消弭福履蕃盛其未然是永尚未知杜亂之源也抑永圖未學宜未諭也文武之臣無一人言之無過耶臣聞近文武大臣有缺與二三内臣僉推誠有是豈不以前是之腹心專託一璫故致亂今是而兼託諸人以杜亂耶不知前是之腹心專託璫其致亂顧今是之兼託容保無璫者乎臣不敢遽引竊就本朝論之王振之後保無有振也而有吉祥吉祥之後保無有吉祥也而有劉瑾夫得隴望蜀窺竊富貴有何紀限人心者可盡信乎周官六卿分職而百官統於冢宰九伐掌於司馬今吏兵二部是也使内

臣應預周制之矣我　太祖稽古建官又制之矣其未然宜皆有説弊之端其末可自我始也夫陰陽日月寒暑各有分職而同成歲功侵則災而不成歲人君體天其末可改也臣又聞吏部取湯一清當矣其他或失舉正賊璉之黨當矣宥二黨魁猶失刑夫爲户部莫如韓文許進爲内閣莫如劉健林瀚謝遷王鏊春秋舉離舉親方撥亂反正之始而不引忠亮端謹不可致之人徒取圓熟治未可望也宥黨魁邪正亂何時用弭乎累朝大臣不忍加罪累朝於今獨忍容耶身任舊臣甘心新主彼很回適附賊以亂人國

睥睨神器孰不可忍耶春秋誅奸諛於既往坐未宜失賊也誰爲　陛下畫數策者非誠無識則有所私方是時猶言官不言文武大臣不言輔臣不言噫可畏矣觀治者未可以息憂矣伏望　陛下法古憂長慮遠而慎微時時以專任賊瑾之誤爲戒循用孝宗舊人修復孝宗舊治正二黨魁與吞舟而網漏者則聖德日光聖智日清天位日固人心日安祖宗造明之盛業永以昌茂臣雖死猶生之年謹錄前奏稾隨本上進非欲衒事後之贅詞亦欲天下後世知忠憤之激雖久閑老病疏遠之臣猶不能已制治保邦之

主所以信文武之臣者不得不專扗塞禍亂者不得不早賊臣逆子尚知憚而易意矣無任慶幸愛助之至

正大綱以存國體　陳茂烈

臣惟朝廷之尊莫先於嚴體統體統之嚴莫先於正名分故朝廷莫如爵爲政必先於正名所關卄重如此我祖宗以神武戡禍亂以文德綏太平文武並用名實相須體統尊嚴樞機周密貽謀遠矣洪惟陛下繼統勵精圖治法祖用賢文武効力天人協應華夏蠻貊咸仰陛下如天之尊誠宗社萬年之慶也

夫何日者太常寺卿崔志端考滿遽被尚書之推彼固非文非武特一羽衣之流誤依之輩兩不階尺寸濫叨金紫幾二十年榮幸極矣若以其熟於典禮耶郊祀省牲復命失儀典禮乖矣若以其出塵而離俗耶賦私之污被人訐發清規玷矣 陛下嘗對越之時秉精明之德自足以感天地而格祖考何取於異端邪行之人哉乃復畀此高爵是以道士為 天子之喉舌股肱寄國之甚何以加此文武兩班太小庶職嘗其拜恩咸失色而吞歎及至退朝皆私議而切齒群臣恥與之同朝六卿恥與之並列賢者將有求

逆之心邪黨將有希進之念況近年以來災異相仍兵甲屢興外夷之順逆特窺中國之時勢爾其使臣朝貢在茲者豈不曰堂堂天朝尚書極品亦可以道士為之耶寧不輕中國之無人而起很子之心也哉伏願　陛下以社稷為重以祖宗為法仰承天意俯順人情追回新命則名分以正體統自嚴朝廷自尊人心咸服天意可回若必憫其年勞亦乞聖明別為區處雖天地有包荒之量而彼犬馬當有滿足之心矣豈可壞我國家之綱維哉茲非細故實關大體臣忝耳目若事蒙蔽則天下後世視臣為何如人　恐將

上及　陛下矣伏望宸斷天下幸甚萬世幸甚

陳情辭免資養　　前人

正德五年爲處置終養官員事該吏部訪臣家貧改臣晉江縣儒學教諭以便禄養親終仍以原職起用題准給憑前來臣具疏辭免仍舊終養外近爲優禮孝廉事吏部題該福建布政司左布政使陳珂并巡按廣西監察御史舒晟等奏臣孝行及貧苦等情本部覆奏奉聖旨是陳茂烈既清苦可嘉着有司月給米三石以資孝養欽此欽遵移文司府支給道路傳聞仰頌　陛下隆孝理之化長清白之風下逮微臣

亦荷敉卹皆相傳為快豈獨臣一家之幸而已哉第念臣家素貧寒食本儉薄故臣母自安於臣之養而臣亦得以自遣其貧非誠有及人之廉盡巳之孝也古人行傭負米皆為親臣之貧尚未至是而臣母鞠臣因貧加寡艱苦獨至臣雖勉心力之養竟未酬涓滴之恩且年今巳八十有六來日恐亦無多返哺至情固欲自盡臣輾轉思惟拜受前項資養月米心竊不安伏望聖明俯察愚懇收回成命以遂臣私推所以卹臣之意以惠天下臣不勝感切慶幸之至

還民財以消民怨　方良永

臣待罪承宣自漸無補偶有所激不忍緘默固知事涉權貴言出禍隨然竊計胎韋之罪重於強聒而一身之患害輕於萬姓之荼毒故昧死為　陛下言之誠以民者邦之本財者民之心國家財賦盡出東南而浙居其半故愛國必愛民愛民必惜財而浙之民之財尤當愛以惜也　陛下聰明天縱豈不知此若曰我有大臣可付託也我有親臣可倚任也臣則以為有大臣而不能用有親臣而不肯為用雖謂之無臣可也　陛下環視左右最親且信莫如朱寧寧也出自賊𢦏廿為民養　陛下一旦假以義子之寵擢

諸公侯之列勢傾中外富擬封君其親之也至矣為
寧者粉身碎骨以圖報稱尚不能萬分一乃忍攫取
陛下之民財戕賊　陛下之邦本以自速其不臣之
罪乎臣於正德九年十月初二日到任即聞朱寧鬻
鈔害人心甚惡之無何舊鎮守太監劉璟語臣及三
司諸臣曰寧堂鈔價意欲倍增如何臣茫無以對細
詢之先是分發十一府每鈔一塊易銀二兩傳報朱
寧怪其太輕故欲增至四兩耳次日復語如初臣堅
持不可璟離席立誓曰我受　朝廷厚恩豈不知此
事貽害百姓哉顧勢不得不為耳我即不為他人必

爲百姓依然受害而我之禍立至矣言與淚俱至不能自禁又次日復語如初竟增至三兩計鈔一萬一千九百九十六塊該銀三萬五千九百八十八兩臣退而思之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心雖憤激力不能救亦失職也乃自劾求去繼聞新有禁例勢豪鈔害人者必罪臣竊喜此事徐當中止故棲棲不去以待其變今既數月矣例格不行而有司追價急於星火或緣爲奸倍而又倍推膚剝髓民不堪命新鎮守太監王堂知民怨且作亦蹙然不安乃出巽詞謂寀堂好人初不知鬻鈔之難如許可以已完二萬四

千兩截解少尉其意前頭太監既爲之歛我不得不為之解二臣所稱寧堂𥚃朱寧也其勢焰之熏灼可知矣臣反復思之今四方群盜甫息瘡痍未瘳邊塞多虞餽餉或不時繼浙東西諸郡自冬徂春雨雹為災蚕麥不利此何時也戶部不能為　陛下晝萬年長策以去京師之冗食乃遣官四出坐索數十年之逋稅亦總功之察也然豈得巳哉冗食不可去而奇禍隨之矣臣故曰　陛下有大臣而不能用此猶可諉也劉璟王堂皆　陛下腹心之臣其在浙也皆有愛民之譽宜其抑此無名橫歛於談笑間而二臣者

徒能涕泣蹙額付之無可奈何一則曰不得不為一則曰不得不解是亦豈得已哉橫歛不可却而隱禍中之矣事勢如此臣於此苟循隱忍不為　陛下言則已歛之財必入朱寧之手而民心傷矣心傷則本傷本傷則枝榦凋瘁根柢撥拔　陛下其能晏然於上乎今人有一飯之恩必報　陛下之待朱寧豈一飯比哉不圖報則亦已矣反取　陛下之邦本而動搖之畧不顧惜此臣之所未諭也故跡其所為在法所必誅無赦者也臣所謂　陛下有親臣而不肯為用者此也然臣惟朱寧席寵以來　陛下之賜予無

棄四方之醜遺不貲篋笥之中必不少此又不病任喪心何忍為負　陛下之贓把此必誅之刑意必真愚而為人所使未可知也伏望　陛下割偏私之愛奮獨斷之勇廷詰朱寧以濫鈔害民之故如果愚不解事誤聽人言而請罪祈恩之不暇則削奪官職薄示懲戒根究主使之人坐以重罪可也如其飾非護短不肯服辜是敢於欺罔也下之詔獄明正典刑以昭示天下為臣子悖逆之戒也仍乞急勑都察院行巡按浙江監察御史會同鎮守三司等官將已歛鈔價盡給還民未歛隨即停止併查究奸吏影射多科

侵尅之弊悉置諸法則民怨未甚猶可慰解邦本未搖循可培植 陛下誠如是臣死且甘心其他利害固不遑卹也臣不勝激切痛憤之至

脩人事以弭天變　黄顥附兄黄瓚傳

臣意人事之修莫先於節財用財用之費莫先大於興土木邇者司禮監太監鄧敏傳奉聖旨皇親夫人金氏房屋年久不堪住坐着内官監同工部便辦物料修理蓋造欽此夫以金氏誕生聖后重延國本朝廷待以殊恩固不為過但祖宗之待外戚自有一定之制大爵尊之重祿養之恩至渥也至於 陛下

特隆重鶴齡延齡並列侯伯視祖宗之爵已崇欽賜庄田動以千計視祖宗之祿已厚向壽寧侯張巒病故既極葬祭之儀夫人金氏給告祭歸又出內帑之賜死哀生榮恩寵無比今又有脩造房屋之舉臣恐天下皆疑 陛下於外戚過厚於私恩過隆也且今年變異迭出四方災傷加以二年之間親王之國者三近畿人民已不堪命但以事出當然雖勞不怨目下萬春宮等處修造半載未完當財用缺乏之時修此不急之務固已非宜況張家房屋欽賜未久未至不堪住坐縱有一二缺漏亦宜自行修補何必妄費

朝廷之財上累聖德下困民力以駭京師之耳目以
惑天下之人心且此例一開將來援例乞請者不可
勝數財用將何以仰給　陛下將何以抑止之哉天
之生財有限人之受福亦有限鶴齡兄弟年未弱冠
已享極品之富貴自今而後但宜慎擇嚴師訓之義
理儉以節用仁以積德可也宋太祖因公主衣貼繡
鋪翠□戒之曰汝生長富貴當念惜福豈可造此惡
業之端　陛下於鶴齡兄弟曷不訓以聖人節用之
言示以宋祖惜福之戒使之為忠臣為孝子而享此
福祿於悠久哉臣又訪得壽寧侯造墳之時役久民

疲已有不堪造墳國家舊典猶且如此況此房屋之脩又出於意外之舉制命一出人心惶惶罔知攸措至興工之後人心不知又將何如臣恐於張家之陰德未能無少損　陛下保全外戚之道亦非所宜行也昔魯人為長府閔子騫以為何必改作漢文帝欲作露臺惜中人十家之產而止古人之愛民節用有如此而況於非露臺非府藏獨不可止乎臣反覆致思不容自已冒死言之非惟為祖宗惜法為國家惜財而亦為張家惜福也伏與　陛下俯察愚誠下恤民隱收回成命即為停止誠所謂益脩人事者矣誠

所謂不事虛文者矣柰意自此而可回災異自此而可弭修省之道孰有切於此哉臣不勝戰慄隕越之至

惜老成宥任直以全聖德　陳琳

臣切惟君之遇臣貴盡其禮臣之事君貴竭其忠故古之聖帝明王於大臣隆師傅之敬於小臣敦四體之愛古之良相忠臣必於官守效股肱之勞於言責殫耳目之力此所以上下相資而德業以成臣竊見陛下臨馭之初遵先帝之顧命優禮大臣下求言之明詔樂聞忠讜臣固知　陛下必欲追繼古昔躋世

休明而不以後世之盛治自足耳比者内閣大學士劉健謝遷欽蒙聖恩准令休致　陛下之心固憐其情詞之懇切而待以優老之禮也然天下臣民之愚則以爲顧命老臣素無大過一旦罷去不無有輕遺壽者之疑邇者南京給事中戴銑等遠蒙駕帖差拏送問　陛下之心固懲其言辭之狂悖而震之以威也然天下臣民之愚則以爲論諫專職宜赦小過一旦獲罪不無有杜塞言路之懼臣伏見南京冬月之雷非時屢震來歲正朔之日自天告凶推數度理咎徵歷徵修治禳災方今所急　陛下當此之

時正宜委心元老圖維化機博采忠言深培治本而
老臣之不憖往直之不容甚非所以回天變而固人
心之道也且如人之生也必服肱完固耳目聰明然
後身得安焉今大臣不宜去而去是自痿痺其股肱
也於諫官所宜容而不容是自蔽塞其耳目也欲求
天下之安何可得哉伏望重柱石之寄寬[illegible]之誅
追還劉健等復柄鈞衡以來大臣以道事君之誠屈
有戴銑等得逃天憲以作天下忘身事君之忠則有
以上慰先帝在天之靈下副天下人心之望天變可
消聖德可全而宗社永固矣臣督學南畿叨竊微祿

日夜皇皇罔無以報適覩茲事安忍忘言惟望憫其
愚而恕其狂仁不勝感戴戰慄之至
陳言圖治　　　　　　黄鞏
臣等嘗聞人臣之事君也以盡其心爲忠夫苟有所
見而不以言言之不盡其心皆非忠也臣等叨登科
目承事　陛下以至于今徒有寵榮曾未能少有分
寸之報常恐一旦猝塡溝壑以負此心今者時事如
此若復隱默不言更待何時是終無以爲報是爲負
恩誤國天下不忠之臣也　陛下將焉用之洪惟
陛下臨馭以來祖宗之綱紀法度一壞於逆竪再壞

於佞倖又再壞於邊帥之手至是將蕩然無餘矣天
下知有權臣而不知有　陛下言者寧忤　陛下而
不敢忤權臣　陛下弗知也亂本已生禍變將起竊
恐　陛下知之晚矣試舉圖治六事於今為最急者
為　陛下陳之其一曰崇聖學嘗聞先儒周敦頤有
言曰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又曰
吉凶悔吝生乎動吉一而已動可不慎乎蓋人本心
之善其體甚微而利欲之攻不勝其衆是以靜常吉
而動常凶也故惟聖人為能主靜惟君子為能慎動
仰惟　陛下聰明天縱有古帝王之資然其所以盤

遊無度流連忘返者無乃動之過乎論思勸講之臣職在格心於是乎不能辭其責矣伏望 陛下高拱九重凝神定慮屏紛華闢異端遠佞人招延故老諮訪忠良則可以涵養氣質薰陶德性而聖學惟新聖政日舉矣迂濶之論世所厭聞惟明主擇焉其二曰通言路嘗聞言路者國家之命脉也言路之通塞國家之治亂係焉切見近時臣僚奏牘間或言及時政往往匿不以聞其或事關權臣則又留中不出而中傷以他事夫古之明主導人以言用其言而顯其身後世則不然不用其言而反罪焉今則又不然不使

其以言獲罪而以他事獲罪由是雖有安民長策謀
國至計無因以達於九重之前雖有必亂之事不執
之臣　陛下無由而知之矣天下烏得而不亂哉伏
望　陛下以從諫為心以開過為明廣開言路以作
士氣諒直者褒之訐伉者義之愚淺者恕之狂誕者
容之過訐者諒之不責以出位不加以好名如此則
忠言日進聰明日廣雖亂臣賊子亦將有所畏而不
敢肆矣天下幸甚祖宗幸甚其三曰正名號嘗聞孔
子有言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
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

民無所措手足夫民至於手足無所措者凡以名不正之故也關係重哉　陛下近日以來忽然無故自稱為威武大將軍太師鎮國公遠近傳聞莫不驚疑竊嘆以為怪事　陛下聰明智勇上爲庶下樂商周何所不至顧乃自輕如此奈宗廟社稷何夫　陛下自稱為公誰則為　陛下者天下不以　陛下事陛下而以公事　陛下是天下皆公之臣而非　陛下之臣也昔曹仲連有言則連有蹈東海而死耳銓所謂寧肯處小　朝廷求活者臣等切實恥之伏望陛下俯垂采納謂戲無益謂臣等之言有理即日削

去鎮國公等項名號以昭上下之分以明示天下之人庶幾體統以正而　朝廷自尊矣不然古之　天子亦有號為獨夫與欲為匹夫而不可得者切為陛下懼焉其四曰戒遊幸嘗聞大禹曰罔遊于佚罔淫于樂周公告成王毋淫于觀于佚于遊于田春秋譏觀魚終綱目書巡者二十九皆譏也　陛下始時遊戲不出大廷馳逐止於南内論者猶謂不可既而幸宣府幸大同幸太原幸陝西榆林諸處所至費財動衆寓縣騷然至使民間一夫一婦不能相保　陛下為民父母何忍使民至此虧損盛德貽譏萬世

陛下自視以爲何如主也近者復有南行巡狩之命南方之民爭先挈妻子以避去者流離奔踣敢怨而不敢言即今江淮之飢父子兄弟相食天時人事如此加以休息愛養尤恐不支况又重以蹷之其何不流而爲盜賊速而爲死亡也哉奸雄窺伺待時而發變生在內則欲歸無路變生在外則欲救無及陛下斯時悔之晚矣彼居位大臣用事中官親昵群小皆欲陛下遠出而後得以擅權自恣乘機爲利也其不然則亦袖手傍觀如秦人視越人休戚之不相涉也夫豈有一毫愛陛下之心哉彼誠愛陛下

者獨恐使　陛下馳逐蒙塵而莫之救止也伏望
陛下深惟往事之非翻然悔悟下哀痛罪已之詔與
民更新罷南巡撤宣府行宮示不復出發內帑以賑
江淮之飢散邊軍以歸卒伍斥不馭之女以各還其
家雪既往之謬舉收既失之人心如是則猶尚可為
也惟　聖明念之其五曰去小人嘗聞開國承家小
人勿用自古小人用事未有不亡其國而喪其身者
也謹按今之小人簸弄威權貪圖富貴者寔繁有徒
至於首開邊事以兵為戲使　陛下勞天下之力竭
四海之財傷百姓之心至今紛紛未已者則江彬之

為也彬本行伍庸流兇狠傲誕無人臣禮臣等但見其有可誅之罪不見其有可賞之功今乃賜以國姓封以伯爵托以腹心付以提督京營之寄此養亂之道也彬外挾邊卒內擁兵權騎虎之勢不亂不止天下之人切齒唾罵皆欲食彬之肉彬不誅則天下之亂必自彬始　陛下亦何惜一彬而謝天下哉伏望陛下大奮乾綱乞將彬下諸廷議明正典刑以為奸邪小人之戒但如彬者　陛下信之舉朝臣工禁不敢言臣等亦知言出而身危矣然使臣等不言則陛下不知　陛下危矣臣等危則　陛下安臣等亦

何惜以一身報　陛下哉激切之情惟聖明察焉其

六曰建儲貳嘗聞漢人有言曰太子天下本本一搖則天下震動夫有本而搖天下猶震况於無本其何以安洪惟　陛下春秋漸高前星未耀祖宗社稷之託懸懸乎無所於寄方且遠事觀遊屢犯不測之區此必危之道也　陛下徒知收置義子布滿左右獨不能豫建親賢以承大業臣等以為　陛下殆倒置也伏望　陛下早及是時上告　宗廟之靈兼請母后之命將近時群臣建儲章疏通行檢出宣付皇親勳舊及在廷文武大臣并翰林春坊科道等官共圖

大議郎於宗室中遴擇親賢一人養於宮中使視皇子以係四海之望待他日誕生皇子之後俾其出就外藩如此則繼體有人國本以固實惟宗社無疆之休惟聖明其留意焉以上六事皆為臣等一得之愚以為方今急務莫有出於此者然此六事之中而崇聖學又其要也臣等芹曝愚忠螻蟻微命死生進退不足顧惜伏惟天下安危治亂之幾誠不忍使　陛下自取覆亡為後世笑此臣等二人所以相對痛哭流涕臨楮嗚咽不知所裁者也

奏為懇乞聖聽以絕邪妄　林有年（字以承由南京御史[illegible]謫永武義令[illegible]）

臣讀傳有曰明於天地之性者不可惑以神怪明於萬物之情者不可罔以非類若佛老之流乃神怪之甚非類之尤者　陛下聰明聖智洞察物理其於異端神怪之說宜乎絕而弗信禁而不行今乃不以夷狄為非不以外國為遠不以有司供應為費勅遣內臣迎取活佛於人所不到之地不惟不拒而且信之如此是豈所以表正萬邦之道也哉臣以　陛下宵衣旰食遑遑圖治之時而輒為無益之舉以驚駭天下必以佛法神靈必能福佑聖躬綿延國祚惟是疑于懷信惑莫置而未之悟乎臣不得而知之也臣

讀書有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又曰惠廸吉從吉凶則福善禍淫天之道也　陛下若欲徼福於妖誕不經之事孰若反之於身而致力於脩治之本也哉夫　陛下一身實天地百神之主國家安危所係果能早視朝以向明出治勤經筵以涵養德性立儲君以安大計去奸惡以振肅朝綱重師保以講明治道乃若宴安之適聲色之娛奇巧之玩遊畋之佚能為治之大蠹者悉置之而不行而所行者皆長治久安之計無怠於心無荒於事則善積厥躬德脩罔覺百祥併集天休滋至用全國祚於億萬年無疆

之俆者亦惟曰作善惠迪而致然者爾若曰妖誕俆
老而能轉移禍福於國家者非惟愚臣之不信天下
之人略有知識者亦必曰無是理也昔梁武帝前後
三度捨身為佛家奴其後竟為侯景所逼餓死臺城
國亦尋滅事佛求福而反得禍佛之不足信也明矣
況聖朝須律凡師巫邪術及妄稱彌勒佛白蓮社白
雲宗等會左道亂正之術者治以重法天下軍民遵
守不敢犯今　陛下以天縱之聖嗣大歷服祖宗成
憲罔知所遵夷狄佛教反為所惑抑獨何歟伏望
陛下明天地之性察萬物之情稽古正學重絕妖妄

特勅該部會議如以臣言是即將京差內臣取回供
職內廷其隨行番僧悉遣歸外國則天下幸甚斯道
幸甚如臣言謬妄額受誅殛臣待罪言官悲憤塡臆
言無倫次不知死所無任震懼殞越之至

待罪上言　林大輅（字以乘以工部尚書止癸　莆州武陵人為所稱）

臣切見近奉內降有南行巡狩之命群臣咸進言諫
留聖駕昨蒙聖恩將兵部武選淸吏司郎中黃鞏等
六人同下詔獄及將吏部等衙門官員俯伏待罪蒙
下獨如臣等不及臣等竊實恥之夫職雖各有所司
然食祿均有國憂衆皆越職觸罪危言敢諫臣等前

人不能一言以救死耶臣等誠有靦面目矣臣謂
陛下宜賞進言者而罪不言者蓋進言者忠君愛國
奮不顧身者也言者雖出位縱不賞猶當宥之不言
者雖不罪實當罷之而邪正分而賞罰明而國家定
矣臣竊以今日雷霆之威震駭如此雖京師小民皆
以為　陛下自今決罷巡幸矣然未賜施行猶疑有
所蒙蔽而不知今既罪言者則已明知衆臣皆以巡
幸為不可矣又豈得獨違衆以行耶聖慮回則是數
臣雖死而使宗社復安天下受福忠讜之心真足以
報祖宗於地下矣臣等復何敢愛一身之命而不與

之同死哉然諫官者天下之元氣元氣宜通不宜塞人身之元氣塞則人病國家之元氣塞則國傷伏願陛下垂寬容之聽廣忠直之路將黃鞏等所奏俯加詳察哀其懇懇之誠特賜寬宥毋使後世有殺諫臣之名則幸甚幸甚臣等不勝惓惓出一旦之命待罪闕下

應詔陳言以答天譴　黃體行 字[illegible]汶上人[illegible]進士[illegible]知府

頃者上天示戒災及寢宮　陛下憂惶深用祇慎勅諭群臣詔告天下其敬天之心蔑以加矣然必懇懇於求言者蓋以變不自生惟人所召顧九重深邃非

博采群言不能悉知大小臣工祗承德意誓竭忠誠以圖報稱於是大臣言焉繼而科道言焉拾民隱弗陳而指切　陛下之身者不謀同辭此非有所諱而故揚　陛下之過也亦非天下之民舉安而　陛下之身獨未盡理也蓋　陛下一身天下仰望其正與否實天下之治忽所關群臣有言不歸諸　陛下之身而又誰歸哉廼令旬月不見舉行臣寔愚昧不容謂何　陛下御極九年于茲五年以前逆璫竊柄敢作亂階百姓惶惶懼無生路幸而國祚猶篤元惡成擒噫亦危矣然危而有持此可為一幾也　陛下其

能為之乎六年以後逆璫餘烈滋熾未已蓋取於民者既窮則民不聊生勢無所歸自相率而入之盜一旦劉六劉七之徒挺身以出而亡命之人爭應之北關一呼聚盜成丘鼓星之焰以燎南北之原者幾不可戢幸而國祚猶篤天兵歷境江神助順而賊艄隨風以飄噫亦危矣然危不終危又可爲之一幾也陛下其能為之乎方今川江餘黨猶未悉平而劇寇之受招者間或復叛正 陛下兢業勵精之時也不此之畜聽番僧義子邊軍之屬遞相兒戲而皇店內市打毬錢無名之征胥此焉出而又信畫豎數十人

邑從聖駕潛出外市移時始入燕民之家有千金之
子猶知自重其身而坐不垂堂況　陛下一身天地
祖宗之付託萬方黎庶之攸歸視彼千金之子輕重
不啻可付董豎之手以自召不虞者乎即今幸免所
損已多此臣深爲　陛下惜也此心既縱凡百就荒
朝禮廢踈不修宮掖踈而不行威重損而不知儲位
虛而不慮上天鑒臨特示切身之戒　陛下始雖警
悟而畢竟受蔽雖有大臣科道部屬之言猶以爲瀆
亂聖聽前有進者報而不行後有進者留而不報豈
不以群臣皆外人也勢隔情離任意投擲夫人之情

莫親於母子莫密於夫婦仁壽坤寧兩宮為　陛下之親且密者也群臣之言不足聽兩宮之言獨不足聽乎臣本一介儒生謬登甲第在　孝廟末年而竊祿在　陛下初年而錄官其荷國之恩誠厚矣始欲少効愚衷顧八十歲老母在堂賴以送終理難許國逮今老母不幸無祿而猶顧戀蒙耻不為　陛下盡言此身雖存猶行尸也伏望　陛下特清聖慮大回宸斷念今日之天下皆祖宗勤勞之天下不可以或輕今日之人民皆祖宗勤勞之人民不容以或易出番僧屏義子遣邊軍凡皇店內市打毬钱無益於天

下無補於生民而非君上當為之事者一切罷去撤行殿而深居以為誕育皇儲之地息遊幸而亭朝以杜潛移政柄之門召親王而入輔以絕姦邪窺伺之路如是則群臣之言次第舉行而　陛下之身正矣陛下之身既正生民將有所恃以為安川江餘黨聞之自將息然解散而劇寇之復叛者轉為妥帖　陛下此時可以奠居而收永清之治矣借使不聽群臣之言仍蹈覆轍天下將來之事未可知也雖然君之於臣猶父之於子父或有過寬子之責　陛下偶陷有過之地而臣尸素之愆亦有不容逭者乞將臣放

歸田里以荅上天之譴萬萬無憾于旻天嚴不勝驚懼悚慄之至

莆陽文獻卷之十三終